

from killer
with love



杀手的 礼物

8

蒋话 著

集团

版社

from killer
with love

杀手的 礼物

蒋话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手的礼物 / 蒋话著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5.1 (2015.4重印)
ISBN 978-7-201-09033-7

I. ①杀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158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3次印刷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2插页

字数：181千字

定价：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From Killer

这个杀手
有点萌

蒋话

1990年出生，浙江省作家协会最年轻会员
因为喜欢莫言，所以取名蒋话

「一个」旗下著名相声演员
获诺贝尔话痨终身成就奖
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乾坤》《高冷》《角》

序

那多/文

这部小说我看得很快。有趣的小说才能看得快，无趣的比如课本，得看一学期。你看，这样的行文其实和这部小说很像，这就是感染力。当然，我想这种感染力的源头在古龙，蒋话一定看了不少他的书，比如《欢乐英雄》。

这是一部关于爱的小说，主人公是个杀手。非常般配，杀手行走在生死之间，而爱大概是从生到死间最重要的事了。这本书里有九个故事，就像九颗子弹，等你看完，就已经被击中九次。但你并不会觉得痛，反而心口有些暖。这世间有太多苦难，如果没有些希望，又怎么能一直前行？而这份由杀手带来的希望，让这些本该充满了死亡的故事，变得如童话般梦幻。

第一眼看见蒋话，我就知道他很厉害，尤其能跑。那时我在副驾睡觉，司机突然问我，后面那个人已经跟了两条街，要不要上段高架甩掉他？于是我就在后视镜里看见了一个飞奔的少年。我说，不会是在跟我们吧？你转个弯试试。右转又左转，在红灯前停了两分钟，那家伙就又出现在后视镜里了。我开门下车，问他，兄弟你哪条道上的？他弯腰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喘着气抬头看我。

我在追我女朋友，他说。

但显然车上只有两个男人。我想他的女朋友应该不至于在后备厢里吧，不过他追得那么急，也不是不可能，想起来司机脸上的横肉还挺多的。

幸好他很快继续说了下去。

和女朋友吵架了，她招了辆出租，却让司机不急不慢地开，她这是让我在后面追着，我懂。他说。

年轻真好呀，我感叹，然后问他怎么追错了车。

因为大众的出租车都长一样，上海怎么会有这么多大众出租。他抱怨。然后又说，我就是跑着跑着多看了路边一个长腿妞几眼。

这样的相识简直具有传奇性，所以当然是假的。这个故事有百分之五十的真实性，只是我并不在其中。我与他相识于小说，那时他的小说还没有今天的流畅有趣，但已足够让人瞩目。我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，只是方便你们更快地了解他——有点热血、有点青涩、有点好笑的好玩年轻人。正如这本书里的故事，你们一定明白那不是真的，世界上不会有被猜对了买凶者就放弃行凶的杀手，不会有明目张胆挂出杀手排行榜的酒馆，更不会有排行榜上那些蠢萌蠢萌的枪手。但这些虚构，却别有一种真实的力量，让你仿佛可以触碰到那些人物，与他们交谈，一起喝酒吃肉，然后拔出一把马克22，砰！

跟着子弹，一起进入这个故事吧。

- 目 录 -

CHAPTER
1

金色的序幕
开启的礼物
001

CHAPTER
2

粉色的治愈
恋爱的礼物
027

CHAPTER
3

湛蓝的斗志
猎杀礼物
067

CHAPTER
4

青涩的记忆
同学会上的礼物
107

CHAPTER
5

玉绿的抉择
困境里的礼物
143

CHAPTER
6

靛色的羁绊
假期期间的礼物
177

CHAPTER
7

橘色的重生
守护的礼物
205

番外篇
8

白色的奇迹
柯刀的魔力
233

番外篇
9

黑色的内涵
如何避免杀手上门
253



chapter 1

金色的序幕
开启的礼物

开启
礼物

1

夜，静夜。

弯月如钩，为沉睡的街道染上一层银白色的薄膜。寒风起，黑云低压掩盖月色，街头巷尾骤然变得死灰。

房间很暗，唯一的光源来自桌前的笔记本电脑。电脑前的男孩成彦裹着宽大的睡衣，头发乱得像鸟窝，注意力集中在激烈的竞技游戏里，肩部以下与黑暗融为一体。

终于，在完成一次“双杀”之后，成彦注意到顶在颈后的消音器。

“谁……”成彦肩部不自然地绷紧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他并没有慌乱，也没有像其他被猎杀者那样因受惊而张牙舞爪。他的眼睛不时地瞟两眼电脑屏幕，鼠标就像吸在手掌上一般不舍得放下。宅男的神经早已被电子游戏和色情影片侵蚀，如近视患者的睫状肌一般僵直硬化。

“杀手，麻烦你转过来一下。”我建议道。

消音器一头已被成彦的体温焐得温热，而他竟然到现在才发现我的存在。我的食指则轻轻地缠在扳机上，随时可以取走这个网瘾青年的性命。

“那个，能不能稍稍等我打完这局游戏？”成彦微微偏侧着头，有些腼腆地指指电脑屏幕，与我商量道。

“嗯？”我搓搓鼻子，稍感意外。

“人在塔在，中途退出的话会坑死队友的。”成彦说，“这游戏还蛮讲究团队协作的……”

我被成彦的“职业精神”弄得不知所措，呆立了好几秒钟。这样有诚意且敬业的请求实在没有办法拒绝。

“行吧，尽量快些。”我说，借着微弱的光线看看手表，时间倒还充裕。

在接下来的近半个小时时间里，我就站在成彦身后看他打游戏，其间还指出他几处操作上的失误，他也能够虚心接受。

很快，成彦带领队友一波流推掉敌方老巢，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司令官，承担起攻守转换变节器的作用，在局面不利的逆风期，还会打字鼓励队友不要放弃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没有在游戏中“耍花招”向队友发出求救类的暗语。

明智的选择，如果他越过雷池半步，我会毫不犹豫用手枪轰掉他正在高速运转的脑袋。

“好了。”

游戏结束，成彦放下鼠标，泄了气一般双肩低垂，终于转过来面向我。

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，比我小不了几岁，双唇不自然地微颤着。面对死神，他终于表现出了应有的恐惧。好评。

我解除手枪保险，将马克22枪口顶在成彦头顶。

“等一下！”成彦忽然叫道，惊得我差点扣下扳机。

“又怎么了？”我摸出手绢擦汗。

“开枪前，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吗？枪在你手里，我不敢报警的。”成彦说，怅然若失的神情写满了他整张秀气的脸，“虽然已经分手，我还是想最后听听她的声音……”

“罗密欧，感情牌在我这儿可不管用。”我说。

“给个机会吧，杀手大哥。”成彦哀求。

“拜托，你真的很抢戏，至少让我把杀手规则先说明白你再发表意见好吗？”我不禁笑道。

“杀手规则？”成彦朝我眨巴眼睛。

“是的。”我俯视着他，清清嗓子道，“成彦，有人向我买你的命。现在，你有一次机会猜这个人是谁，如果猜中，权利就将反转！”

“这……”成彦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我则好像面对镜头般露齿一笑。

这就是我的规则，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。

2

我叫李悟。四年前因为“那件事”，被迫离开故土投奔远在墨锡兰的表叔。

表叔家对面是一片白玉米地，到了成熟的季节，田地里玉



米们从碧绿的茎叶间咧开晶莹如玉的笑脸，累累果实足以把粗实的茎秆压弯腰。

无所事事的我和邻家青年阿光喜欢坐在玉米地里，看着镇上两大帮派在泥泞的道路上持枪火拼。今天黑方占领高地，明天红方得势追击。火舌劲吐，在蜿蜒的小径上掀起阵阵枪林弹雨。

子弹击中我们身边的玉米，焦味升起盘旋，在田地里久久不能散去，仿佛将我和阿光包裹在浓郁的奶油之中，十分好闻。

周末就比较无聊了，两大帮派放假双休，泥路前变得空空荡荡，我和阿光只能蹲着，看着天空闲扯。碧空如洗，远山如画，却填补不了我俩内心的空荡。而帮派成员们通常会穿上西装赶往镇头剧院听最时髦的音乐剧，这是他们共同的爱好，他们坐在一起互相点烟品评音乐，分享不同的观剧感受，散会后还会微笑着致敬，依依惜别，然后周一上班重新操起冲锋枪对干。

相较于我略显悠然的隔岸观火，阿光则对帮派火拼时使用枪械的型号、音色、威力尤为上心，经常如数家珍般为我解说，也许他的确在此方面有天赋，有次血战后红方小头目在玉米地遗留下一支射光子弹的FN57手枪，阿光愣是只用掏耳勺就将手枪部件拆卸下来，无师自通组装完毕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，表叔终于看不下去，组织开了几次家族会议，长辈们一致希望我能出去找一份工作，绝不能再和阿光这种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虚度光阴。

家人威逼，我只能打包东西告别阿光，踏上陌生的前路。只是道路漫漫，又是身处异国他乡，表叔临行前给的路费在我路遇一位老乡后便请客殆尽。

走投无路的我，同样想起了一位老乡、故友——柯刀。

柯刀是我的同学，高中两年，大学一年，虽然每一个求学阶段他都没与我一起从头到尾走完全程，我们还是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

柯刀在我出事前四年出的国，听说现在已经发了大财，演艺事业风生水起，我在国内下载剧集看到他的身影时还着实吃了一惊。

关键是，我知道演员只是他的副业，他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正职——杀手。据说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荣升为杀手排行榜排名第一的王牌杀手，完成猎杀业务后每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雄踞业界榜首，以至于去年他打算搬家离开德萨古斯，副州长都亲自出面，希望他能继续留在当地给纳税人当好表率。

回到表叔家，在长辈们诧异的眼神中，我拿起电话拨了改变命运的数字，那是柯刀前几年回国找我办事时留下的号码，但愿这几年他没有换过手机号。

“是你啊……”电话那头的柯刀依旧是万年不变的慵懒口吻，受他感染我也打了个大大的哈欠。

不对，我好像听到电话那头传来“嗖嗖”的奇怪声响。正当我要确定这是不是子弹呼啸的声音时，雷管爆裂声从话筒中

蹿出，几乎要把我的耳膜震裂。

“你在哪里，现在方便讲电话吗？”我抚摸着很受伤的右耳，将话筒换到另一侧。

“还行，在执行个任务。”柯刀说，“你有话就说吧。”话音刚落旁边又有几声惨叫传来。

我删去原本准备好的寒暄用语，直奔主题，介绍了我目前身处的窘境。

“哦，这么说，你也是有家不能回了？”柯刀说。周围环境变得安静，他像是进入了某幢空旷的建筑物，能听到被拉长的脚步声。

“是的，一时半会儿是别想回国了，所以希望你老兄给指条明路。”我说。长辈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我身上，一个个惊恐地盯着我手中频频传出奇异响声的话筒。

在得知我想入行做杀手后，电话那头的柯刀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“那行吧，你先发个简历过来，我再给你写封推荐信。”伴随着破窗而出声，我听到有物体重重落在地上。

“好，我准备一下。”我说，挂上座机，对长辈们报以生硬一笑，回到自己的卧房。

说真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当杀手还要投简历。我用一整晚时间按网上模板认真做了份自我简介，修改了三四遍才传过去。不到十分钟，便接到柯刀的回电。

“你是体大毕业的啊……”柯刀略带遗憾地说，花洒水流声充满了话筒，应该是任务回来在洗澡。

“少来，说得你好像不知道一样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最近其实想招一个文学或者语言学的学士……你知道的，文化差异在交流上一直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。”

“不能将就一下吗……”我咽了口唾沫，艰涩地说。

“只能将就一下了。”柯刀不情愿道，我都能感觉到他满脸不耐烦，“明天来参加面试吧，记得带上银行卡。”

“带银行卡干吗？”我不解。

“像你这种资质，入职前要先参加为期半年的杀手从业培训班。”柯刀说。没等我发表意见，他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向表叔借来的三万元资助，越过边境偷渡到德萨古斯，正式开始杀手生涯。

时光荏苒。

屈指一算，我干这行已足足三年，从青涩的见习杀手到年初考出杀手技能培训师执照，我的职业生涯渐渐进入成熟期，许多新晋杀手见了我都得躬身叫声“李哥”。

不过有些尴尬的是，我至今尚未染指杀手界奥斯卡，连“最佳创意道具”、“最热心售后服务”这样安慰性质的单项奖也无缘。

究其原因，我既没有柯刀那般经常客串肥皂剧的俊朗外表，回眸一笑都能收买大众评审团；也不具备叶小枪那样百米之内随意取人性命的迅疾狙击手法，充满人性关怀将疼痛降到最低限度；更没有卡尔文花样别出的猎杀手法，三十二种套餐任由被猎杀者临终挑选。

我只是死板地接单，执行任务中伺机打开留声机播放一曲悦耳顿挫的音乐，拿起擦得发亮的马克22，将子弹射入被猎杀者的心脏，在音乐流泻完之前快速离去。

简单却并不粗暴。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，尽管被许多杀手同行和评论家讥讽为灵感缺失、陈年老套，依旧我行我素。

我之所以能立足于竞争日益惨烈的杀手界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每个杀手都明白都知晓，再简单不过，但是却很难做到——价格低廉。

我接单的价格是同行们的五分之一，甚至更低，常常被同行骂作无节操。相反，顾客则视我为救星，三次授予我“业界良心”锦旗，我的社交网络粉丝也在年底突破十万大关，时不时会有一些杀虫剂、避孕药的广告商请我做推广，我也能借此坐收外快。

照这样的情形下去，我极有可能在顾客的拥护下继续埋头苦干，二三十年后光荣退休，撑死拿一个杀手界终身成就奖，落几滴眼泪发表获奖感言后退出杀手历史舞台。

然而那一单任务过后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

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理查德博士的私家侦探所里，我的第一次袭击并没能够完全击晕他，当《月光曲》悠扬响起，理查德博士倏然从地板上蹿起，干瘦的身子像蛇一般灵巧，对刚摆弄完留声机的我发起反击。

年逾六十的老博士力气没有减退，他的奋力反抗使我子弹射偏，眼角也被他的手杖戳伤，费了不少工夫，我才夺过手杖